

<<曾經歲月系列>>

曠野

(Chinese Traditional Version)

-李偉宗-

〔寫於1965年，新竹〕

首刊於 1965年中央日報 (Central Daily News) 副刊

曠野

李偉宗

我第一次來這兒，正是秋天風最大的時候。那天我騎著單車，在這片曠野上尋找我被派往的工作地點。強大的氣流迎面向我沖來；我的單車幾乎不能前進。我拚命踏，但失敗了，只得下車，推車而行。過了些時，我前進的方向轉了一百八十度；風開始從背後吹來。我跨上車，讓風的能量推動我和我的車，在寬廣而平坦的滑行道道上疾馳。那很快的車速，使我當時幻想著自己是個飛行員。我終於尋找到我的工作地點。

自從我來這兒，已有兩個多月。我先混了一個星期，然後開始當班。我的工作對象是複雜和龐大的電子設備。我雖有電子學和電磁學等的理論基礎，但缺乏實際的工作經驗，因此在初當班時常鬧笑話。一次我摸機器，摸到一個不該摸的地方；它老先生發了脾氣，患了心臟病，沒有了血液的供給——機器的高壓電源部分沒有了輸出。我那時的緊張可用「熱鍋上的螞蟻」來形容。幸虧和李士官長取得聯繫，在他的電話指揮下，我換了一個真空管；高壓終於加上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整夜都做著高壓加不上和機器壞了的夢。

另一次它老先生的心臟又停頓了；那時是清晨四點多。第二次碰到它生病，我不像第一次那麼緊張了。我翻開高壓電源部分的線路圖（相當於人體的循環系統圖），試著推測它的病因。三個串聯的管子中有一個不亮；我想那管子的權極連著的一個電阻器或許燒斷了。我費了好大的一番功夫把那電阻器焊下，把一個同值的新電阻器焊上。我把開關放在「開」的位置；那原先不亮的管子仍然不亮。我從清晨五時許一直摸到七點半，終於摸不出個所以然來。七點半是換班的時候；我對接我的鐘電子官說：「你繼續摸吧！」我下班回家後，整裝到清大找個電工。我在研究室宿舍打了個電話給鐘士官；他說：「那管子不亮是因管腳的接觸不好，用酒精擦擦加不上。我用刀向左推了推；高壓就加上了。你聽下的那個電阻並沒有壞。」我聽了覺得又想哭又想笑。我繞了兩個多小時，弄得腰酸背痛、滿臉污黑，沒有搞好；鐘電子官只推了一下就好了。

這幾次失敗並不會使我氣餒。一個晴朗的日子，我費了整個下午的時間，按著線路圖，把那些生病的高壓部分每處都摸到，直到每個真空管、氣體管、電阻器、電容器、電感器和變壓器等都與線路圖上的完全印證為止。我打算再多摸幾次，相信以後遇到它生病時，就不致束手無策了。

到二十八伏或四十伏甚至五十伏的直流電都不必怕了。但高壓電源部分的直流電壓可不能亂摸。金首席電子官曾對我說：「以後修理高壓部分，要養成用短棒的習慣。即使把開關關了，某些電容器裏仍舊有致命的高壓；要用短棒先把它導向地裏去，然後再修機器。從前我曾見觸了高壓的人；一塊肉都從臂膀上跳了出來。」我聽了這些話，也不禁「心驚肉跳」一番。

下班回家以後，我常把自己鬧的笑話講給爸爸聽。在大笑之餘，我的爸爸免不了訓我一頓，說：「你以後要格外當心。要謹慎，不可變不在乎。現在要好好學，將來經驗多了就不致再鬧笑話了。」我的老媽媽說我簡直在演「易式的電影」，說我是「糊塗電子官」，還說我是「少爺官」。「糊塗」我不妨暫時承認！「便是我的那位小乾妹妹也喊我『大糊塗蛋』呢！」「少爺官」則我絕不承認——我可不是公子哥兒一類的人。隊長、機務長和台長都曾誇讚過我，說我的「學習精神」可嘉呢！「一笑！」我聽了蠻高興的，覺得受到很大的鼓勵。

在這曠野上，天氣常變化。晴朗的時候，在溫暖的冬陽下，曠野上、跑道旁的那些被風神刮翻了的野草在微風下輕漾著，散射出黃金色的光芒。中華民國的飛行官們駕著威風凜凜的噴射戰鬥機，在跑道上起落著，在天空中飛翔著；機身和機翼都閃著光；有時氣候轉劣，曠野被籠罩；有一種淒涼和蒼茫的味道。在能見度如此惡劣的氣候下，飛機裏的飛行員們雖然看不到跑道，仍能在精密電子設備的導航下安全落地。

一天下午，與我同時當班的林士官對我說：「那個抽油的幫浦不動了。」我說：「好！讓我們來檢查一下。」那抽油幫浦馬達的轉動是靠二十八伏的直流電壓；在電源與馬達之間有個裝了保險絲的開關，那保險絲燒斷了。我說：「好！讓我們來裝保險絲。」我以爲是二十八伏的直流電壓有危險，不敢用手去碰，只用有絕緣把手的鉗子很緊張地想把保險絲裝上去。一個沒留意，保險絲的一端觸到旁邊的盒子，「擦」的一聲燒掉了。那火花把我嚇了一跳，更不敢用手去碰那二十八伏的直流電。我繼續摸；總不能吧！一個小時以後終於上好。我說：「好！開吧！」那時油管雖

已從油桶抽出，管內仍有未洩出的餘油。林士官把開關一開；餘油就從管裏流出，灑了我滿臉。我哈哈大笑，覺得很得意也覺得很「天哪得」；林士官也陪著我笑。李士官長來時，我告訴他我不敢直接用手碰二十八伏的直流電。李士官長說：「那有什麼危險，二十八伏不要緊的。」我說：「你先碰碰。你若敢碰，我就敢換。」李士官長把手攔在二十八伏輸出的地方，笑著說：「你看！有危險嗎？」我見他安然無恙，就鼓起勇氣把手放在二十八伏的電源上。一點特異的感覺都沒有，蠻舒服的；嘻嘻！以後碰

因我初換機器，不很熟；幾我當班，李士官長就來幫我忙。幾十餘年的工作經驗，李士官長已成了電子設備維護工作上的權威。李士官長的鎮靜、堅定、迅速和耐心，一向使我心折；這些難得的性質都是一位技術人員所應具備的。在李士官長的指導下，我這位糊塗的「見習生」一定會「有長足進步的」。我相信我能從「大糊塗蛋」改進到「小糊塗蛋」，從「小糊塗蛋」改進到「不糊塗蛋」，從「不糊塗蛋」進步到「小聰明蛋」，從「小聰明蛋」進步到「大聰明蛋」。當我到達「目前」是「小糊塗蛋」的小乾妹，該也會升為「小智慧蛋」了！「智慧」總比「聰明」高級一點呀！

與我們機務官合作的是管制官們。那些管制官們都待我蠻好的。北平的畢中尉在熱心公務之餘，對我這個小老弟也頗多指點和照顧。一次畢中尉和我同當晚班，他講從前在北平當學生時的舊事，使我對故鄉嚮往不已。另一次晚班，收音機裏播出一「打龍袍」的國劇；畢管制官為我從頭講解到尾，使我能聽懂。經他的這番指導，原先為了聽不懂而不喜歡平劇的我開始對它發生了相當大的興趣。一次在他的房裏，見牆上釘着一張「可憐」的紅字條，我問：「你當過司機？」他說：「我常常當司機的呀！」我想起他的京片子，說：「當然囉！你的京片子！但將來你結婚時，誰給你當司機呢？」畢中尉笑著說：「那還不簡單。我自己先錄好音。」

有時，夜班是與英俊的杜中尉同當的。爽直而坦白的杜中尉告訴我的溫暖的家庭：慈祥的母親、淑美的妻子和他的兩位千金及一位公子。杜中尉的大千金聰慧異常，四歲就開始認字，有奪取諾貝爾文學獎的豪志。每天清晨，才一歲大的小公子最早起床，跑到媽媽的床邊，用小手先摸媽媽的鼻子，再摸爸爸的鼻子。杜中尉還告訴我當年參與的戰役：在一次轟炸共匪陣地的任務中，敵人的高射炮火很猛烈；一顆炮彈在杜中尉所乘的轟炸機前二十餘尺處爆炸，破片把機腹和機翼多處損壞；但他們終能完成任務，安然返防。杜中尉並向我描述他當年在官校學飛的往事。從與教官同飛到獨自單飛的過程中，許多驚險和有趣的往事使我覺得大為過癮。

這天清晨，我從供我們值勤人員休息的拖車裏走出。天還沒亮，圓月掛在空中。玉盤般的月亮如同晚上的太陽，用她的銀光灑遍這曠野上的每一方寸土地。涼風沿着被兩旁燈光照亮的跑道輕拂著。從跑道的盡頭傳來引擎發動的怒吼聲；兩點並排的明滅著的紅光開始沿着跑道移動，越來越快；兩架軍刀脫離了地面，勇敢地、毫不後顧地、發著英雄式的怒吼，朝灰藍的夜空衝升而去。我望著它們尾部噴出的火焰；那兩點火焰漸漸去遠。為了阻斷的空防，飛將軍們隨時待命，準備升空。

它們或許飛往前方去巡邏，盤旋在固若金湯的金馬上空。那兒有我的一些朋友；重裝白天吃過了黃粉蟹、看過了漂亮的金門小姐，晚上睡在硬硬裏該是又香又甜吧！或者他也在當夜班，嚴密地監視著對岸的敵人呢！剛剛白天吃了黃魚，晚上睡時一定有點想家 and 想同學們吧！

它們若飛向北部的上空，則在夢鄉裏的玉芳、碧端、怡春她們不會醒來聽見呢！她們最近大概都在考期終考吧！有一些日子沒有讀到碧端的文章了。玉芳家裏的那隻「陳年老雞」不知最近有沒有咬過人？怡春的生日快到了；因為她是未來的動物學家，我打算寄給她一些活生生的小動物去嚇她幾跳。在中部學園關的「懶人兼大糊塗蛋」萬元不知回部北沒有？

月亮逐漸西沉；東方現出了曙光。朝陽使這片曠野上的每一塊小草葉、每一片小土地、每一塊水泥地都帶著些醉意，也都沾上了點蓬勃的朝氣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想把曠野裏的生氣全吸進我的肉體和靈魂。

我發覺我漸漸愛上這片曠野，喜歡上我在這兒的工作和與我共事的人們。晚日冉冉上升；一個晴天到臨了。

